

Martina Cole



ANGEROUS  
LADY

[英]玛蒂娜·科尔 著

女教父

[英] 玛蒂娜·科尔 著

# 女教父

## DANGEROUS LADY

梁兰 杨春丽 兰凌 杨炜 译

花城出版社

Copyright©Martina Cole 1992

Copyright Intermediary:

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(P. R. of CHINA)

DARLEY ANDERSON LITERARY, TV & FILM AGENCY (U. K.)

版权中介: 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

英国达利·安德森文学影视代理公司

## 女 教 父

[英] 玛蒂娜·科尔 著

梁兰 杨春丽 译

蓝凌 杨炜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(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1 插页 350,000 字
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360-2384-7

I. 2051 定价: 1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## 内 容 提 要

兰卡斯特街充斥灯红酒绿，莱恩一家从事着此业。然而，长子迈克尔野心勃勃，并不满足于此。他的小妹妹毛拉对爱兄的不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直到她失去了她唯一心爱的男人，她才决定忘却爱情和浪漫生活，投身到黑社会的行列。

没人能想到一个 17 岁的金发女子能够对付伦敦黑社会的歹徒，但是，低估毛拉·莱恩实在是大错特错：她强悍、聪明、漂亮，她发誓永远不再受到伤害，铤而走险，渐渐成为一个危险的女人。

她和迈克尔联手是不可战胜的：他们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的头目，控制着整个西区的酒店、夜总会、妓女和皮条客。在毛拉的精心策划下，他们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成功地抢劫了价值五千万英镑的金条；迈克尔死后，毛拉更是无情地击败一个个对手，收复一块块失地。

最后，警察与莱恩家内部的人配合，决定彻底消灭毛拉及其同伙。在极危急的关头，毛拉经受了以往失去的爱情的痛苦折磨，这位女教父此刻才发现自己并非真正的铁石心肠。

故事结局出人意表，情节曲折紧张。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为非作歹的黑社会，更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被彻底腐蚀了的警察部门和官僚机构，后者更令人触目惊心。

# 第一部

## 伦敦，诺丁山

假如可能便诚实地，否则，  
不论如何，  
赚钱——贺拉斯，公元前 65——8 年

我是我的兄弟的监护人吗？——创世纪，第四章，九页

## 第一章

1950年

“你真是太慢吞吞了！”

马丁医生低头盯着那孩子的脸，叹息道。

“我还要去再看一个病人呢，你妈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当然在床上。”

那男孩回到楼梯级上和七个兄弟坐在一起。孩子们的年龄从3岁到14岁一个接一个。医生点燃了一支香烟，站在门道吸了一会儿以确保它不会灭。他心想，虽然现在已经习惯了贫民窟的那股臭气，但莱恩家的气味尤其让他倒尽胃口，这气味渗透了他的衣服甚至肌肤。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择步上楼，尽量不要踩到那些小家伙。孩子们也左右闪开让他过去。他还要尽量不要碰到墙壁。那臭气他可以用吸烟顶挡，可是墙上的蟑螂，他无法忍受。这种可恶的东西怎么爬到墙上去的，而且它们竟然可以不掉下来。

来到楼梯顶，他推开第一间卧室门，迎面便看到萨拉·莱恩。她躺在一张很大的双人床上，隆起肿大的肚子。马丁医生脸上笑着，心却要碎了。萨拉·莱恩仅仅三十四岁，那毫无光泽的金发在脑后挽成小面包状的一卷，皮肤苍白而又干巴。如果不是那那双明亮而机警的眼睛，真会把她看成是具尸体。他想起15年前到这给她分娩第一个孩子的情景。当时她很美，现在由于接连生育，她身子发胖又满是疤痕，脸上也早早地刻上了许多皱纹。

“还好吗？”他柔和地问道。

萨拉试图把自己支撑起来，垫在身下的旧报纸随之沙沙作响，“是的，你来就太好了。我让孩子们去找爸爸，可和以往一样，到处都不见他。”

又一阵痛掠过，她按着肚子，无力地微笑着说：“这小家伙就要出生了。”当看到医生从袋子里拿出注射器时，她双眼睁得大大的。

“你不要给我打针。上次我们把这东西都扔了，我可不想打什么针，这是我第十三次生孩子了，我从没用过这东西，甚至死胎的都没用过。现在我也不想用。”

“来吧，萨拉，注射一针会为你止痛的。”

她举手挡住医生。“对不起，这些东西疼得见鬼，况且生孩子……算不了什么，没什么了不起的……”

医生把针筒放在床边的桌上，深深地叹口气，然后把毡子拉回去盖住她的腿，他那娴熟的手在她腹部两边按摩，并用两只手指伸进阴道，检查之后，又将毡子盖好全身。

“我想这次是臀位分娩。”

“如果这样，那还是头一次。我从没这么糟过。那天，本杰明还在说，可能随时他（她）都会在我逛商店时落地。”

她笑了，医生也和她一起大笑起来。

“那我就会失业了，现在你放松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我要叫一个孩子为我跑跑差。”他离开房间，轻轻地把门带上。

“她生了吗？”刚才为他开门的8岁的莱斯利问。

“还没有，要耐心点，小崽子。”

医生转向最大的孩子，迈克尔。他将近15岁，个头已有六英尺多高，比眼前这位小个的爱尔兰医生高多了。

“迈克尔，去请詹金斯妈妈来，我这回需要帮手。”

那男孩低头盯着医生好一会儿，“我妈不会有事吧，是吗？”  
他的话音低沉又带有不安。

医生点点头，“当然不会。”

男孩还是不肯离去。

“她从来也没有要过詹金斯妈妈来。”

医生不耐烦地仰视着他。“瞧，迈克尔，我可不能一直站在  
这和你说了个没完，你妈情况很糟，如果我们能让婴儿顺利产下，  
你妈就没问题，尽快叫詹金斯妈妈来，越快越好，时间紧迫。”

迈克尔慢慢地转身离去，一手扶着楼梯扶手，一手扶着墙，  
跃过孩子们的头顶纵身跳下去。当他重重地落到楼底时，医生  
喊道：“告诉她，我会付给她10先令，不然她不会来的。”

迈克尔挥手示意他听见了，便打开前门冲出去。

医生朝下往这帮小孩子们的头顶望去，把嘴里的烟衔得更  
紧了。迈克尔刚才下楼那突然的猛劲，震得墙上的蟑螂直往下  
掉。最小的孩子，本尼，还容忍蟑螂在身上爬。不但如此，有  
一只大胆的竟慢慢地朝他脸上爬去。马丁看着孩子轻轻地将它  
弹去，脑子里想着记住找房东谈谈给房子安装个火炉的事，虽然  
不会永久消除这些鬼东西，但至少可以给莱恩一家一点生存空  
间。

“现在，我想要你们去两个人把父亲找回来。”杰弗里、安  
东尼和莱斯利都站起来，医生依次指着他们：“你，杰弗里，到  
莱丁莱酒店，你，安东尼，沿着圆型剧场找，而你……”

莱斯利点点头，眼睛却盯着地板。

“……到肯圣顿公园旅店去，这些地方都找不到，就到布兰  
雷酒店去试一试。万一找到了，就说家里需要他。都记住了  
吗？”

三个孩子点点头便上路了。马丁回到萨拉身边。



“他们当然都是好孩子。”

她的声音将信将疑，“我也说不准，医生，有时他们有点野。这都怨那老家伙，他用鞭子抽他们，让他们去弄钱。然后，打发他们到外面也这样干，这帮可怜的小家伙不会有出息的。”

当又一阵疼痛袭来时，她蜷缩起身子。

“放松，萨拉。”他将她脸上的几缕头发往后扫了扫。天愈来愈暗了。他拉上窗帘，打开头顶上的电灯，又拿起刚才那包烟点燃了一支，紧紧地咬着。然后，又给她检查了一遍，只见他满脸焦虑。当他听到门道有说话声时，显然轻松了下来。过了一会，玛蒂尔德便推门而入，她站在萨拉的床的尾端，看上去足有十八石<sup>①</sup>重。

“还好吧，医生？”这是寒暄而非问话。

“还好吧，萨拉？现在上起楼来，这鬼楼梯真是够我呛的啦，还有那些孩子。”她轻轻拍了一下萨拉。“一看见我往这来，就全都发疯似地跑开了。”她那浑厚的笑声回荡在整个房间里。医生说她要付她十先令，她会很好地合作。

“你可真够大块的，玛蒂尔德，现在你再下楼去给我烧多些开水，我要消毒所有器械，这小家伙是个臀位分娩。”

玛蒂尔德使劲地点头。

“好的，医生，我会让四周的邻居都燃起炉子，也许还会让他们弄杯茶来喝。”

走出房门时她朝医生瞥了一眼。

“她在这干什么？我可没有十先令。真要是有的话，我就会给孩子们，他们从昨天到现在还一点东西没吃呢，只有等到我男人回来，他们才会有吃的。我知道他一定又在什么地方和别人鬼

<sup>①</sup> 1石等于14磅。

混，直到明早才能回来。”

她几乎要哭起来。

“别激动，萨拉，我来付钱给她。”他紧紧地抓住她的一只手，“安静，女人，我独自一人应付不了这一切，所以你现在要合作，要节省力气。”

萨拉靠回到枕头上，脸上绽开了笑容。这时她才发觉自己嘴唇干得裂开了。她尴尬地转身从床边的桌上拿起一杯水，非常感激地将这温暖的液体慢慢地饮了。不大一会儿，玛蒂尔德提回了一大桶热气腾腾的开水，医生便开始消毒器械，包括一把大大的剪子。

孩子们坐在楼梯上守夜，又饿又累，迈克尔坐在最高处，看着弟弟们的小脸，心里在默默地咒骂那该死的父亲。本尼不停地吸吮小围兜的袖子。

突然前门响起“梆梆”的敲门声。6岁的加里赶紧应门，结果竟被两个警察破门撞飞了进来。迈克尔瞟了他们一眼，嘴里低声地骂着冲到母亲的房里。楼梯上顿时响起孩子们的哭喊声，警察吃力地往上走，孩子们却在尽力阻挡，希望哥哥可以跑掉。

当警察闯进房间时，迈克尔已经打开窗户，身子已经出去一半。这时突然灯灭了。

“谁把灯关了，小杂种？”

“没人关灯，是停电了。”萨拉微弱地说。警察这时只好打开手电筒。

“把它们拿到这来，这位妇人生命垂危。”医生的催促声使他们来到床边。那孩子早已跑远，他们俩都很清楚这点。

萨拉痛苦地扭动着身子，汗流满面。

“你们这帮人总想宰杀人，我孩子什么也没干。”

玛蒂尔德突然进来说：“你们谁有一先令放进电表里。”

“我有。”矮个子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，留下同伴帮助医生，自己走出房间，谨慎地往楼下走，慢慢地从孩子们中间穿过，在楼梯下面的厨柜处，找到电表。然后投进一便士，又一便士，才从厨柜处走出来，关上电筒。7双眼睛都以敌视的目光注视着他，甚至最小那个不满4岁的也是如此。他看看他们，好像第一次看到似的，个个头发短短地以防生虱子，满是洞洞的围兜都在袖肘处穿个大洞，他站在那仔细端详了好一阵，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这群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感受。他完全被一种悲伤而无助的感觉征服了。拿出钱包，抽出一张一先令的钞票，把它交给老三杰弗里。

“赶快到食品店里买些鱼干和薯条来。”

“我们可不要臭警察的钱。”

“听我这无情的人说一句，你小弟弟都要饿死了，去照我说的做。”

他把钱塞到杰弗里手里，孩子的本能驱使他要钱扔回给警察，可弟弟们的张张小脸，使他改变了主意，他们都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。他闷闷不乐地从警察身边擦过。手臂却被拉住了。

“告诉你哥，我们最终会捉到他的，他最好还是投案自首吧！”

弗杰里狠狠地拽开，看着警察，好像他很肮脏一样，然后才甩手出去。警察摇摇头，回楼上了。

房间里，萨拉正挣扎着生孩子。另一个警察用力将她按下，而医生正将她下面剪开。然后她一使劲，身子下部一下子全裂开了。孩子终于滑落到世上，可还在胎盘里，医生将它开了孔，看着里面蓝蓝的小脸，轻轻将鼻子擦干净，然后对着小嘴吹气，而手则在她肋骨上轻轻地往下压。婴儿咳起来，还哭了几声。医

生这才松了口气，赶紧剥开胎盘。迅速剪断脐带，将孩子交给玛蒂尔德。又给萨拉一针一针地缝合起来，好像他自己的生命与这息息相关似的。

萨拉靠在枕头上，整个身体都麻木了。她心里发誓，这就是最后一个孩子了。

“你的第一个女儿，萨拉！”玛蒂尔德亲切地说。

她坐起来，一堆泥似的，可脸上闪烁着光芒，好像从里面照射出来似的，她咧嘴笑了，露出满嘴大黄牙。

“你开玩笑，还是个男孩吧！是女孩！真是女孩吗？”

连警察都笑了，她确实太惊讶了。

“噢，把她给我，让我来抱抱。终于生个女孩了，感谢上帝！”

玛蒂尔德将孩子放在她怀里，婴儿这时已经洗干净了，萨拉看着那双她从没见过的蓝眼睛。

“她真美丽，萨拉。”

她惊奇地低头凝视着小女儿，这可是她第十三个孩子，竟是第一个女儿。她对着女儿，所有的疲倦都忘记了。这时她环视四周，看到张张微笑的脸，才想起警察还在，年纪稍大的警察光顾这所房子已经有近十五年了，另一位叫本的。战争以来也一直到这里来。

“我儿子迈克尔这回干了什么？”她说话语音平淡。

“他一直在为赛马赌注经纪人干事。萨拉，我已警告过他两次了，这回我可要逮捕他了。你叫他来见我。”

她又看看自己的女儿，医生整理完毕，然后抽出萨拉下面的旧报纸，给她盖好被子，她又抬头看着警察。

“我会告诉他，不过他和老家伙一样，随心所欲的，总有自己的一套。”她说话声音很低。

玛蒂尔德打开门，让其他孩子都进来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

进来，嘴里都在不停地吃鱼干、薯片，然后围在床边。小本尼什么也看不见，于是扯着医生外衣。
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
小本尼满脸脏得像泥猴。他仰视着，嘴里塞满了吃的。“它是不是克韦斯？”

“克韦斯？”医生迷惑不解地问。“你要什么，孩子？”

“克韦斯……就是黑面包，它是不是？”

医生环顾他四周，希望能得到启发。

“黑面包？你是不是在说胡话呀？孩子！”

“他是说，它是不是死了？黑面包。就是死的意思，知道吗？”

这是安东尼说的。他的语气暗示着如果有谁傻，那决不是他小弟。

“黑面包——不，她活得很好。吃你的吧！小家伙。黑面包，真是的。”

警察大笑起来。

“你在伦敦住多久了，医生？”老警察问，“有20年？那你还不不懂这行话吗？”他们觉得这实在太可笑了。“我们该走了，萨拉，别忘记等迈克尔回来告诉他。”

“我不会忘的，弗兰克，我会告诉他。可他不会去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那尽量劝他吧！祝新生儿好运，再见！”两个警察走了。

萨拉看着儿子们的脸，笑了。

“是个女孩！”

孩子们都咧开嘴，朝她笑。

“这么老了，生个女儿。”她紧紧地搂抱着她。“我要给她起名毛拉，毛拉·莱恩，我喜欢这名字。”

“我去叫迈克尔回来，妈？我给他留了些薯片。”

“好，杰弗，告诉他危险已过。”

医生在包扎器械，这时停下来，非常严肃地看着萨拉。

“你一直都知道他在哪？”

她朝他笑了笑，“我当然知道了。他在119号安德逊防空洞里。他总藏在那儿。”

看到这种滑稽状，马丁仰头大笑，7张嘴都停下咀嚼盯着他。

“太棒了，今晚你小女儿真会选时间出生，她让哥哥幸免于难，事实就是这样。”

萨拉也咯咯地附和着笑起来，“她确是这样做了。”

帕特·约翰斯通，萨拉的好友也是隔壁的邻居，端进来一个茶盘，将孩子们引出去后，她给萨拉倒了一杯浓茶。

“给你，孩子，喝杯茶吧，别笑了。你呢，医生，来一杯，好吗？”

“那太好了，我口干得都焦了。”

帕特给医生倒了一杯，放在床边的桌子上，然后坐在床边，挨着萨拉，去看婴儿，她惊讶地吸了口气。

“我的上帝呀，她真是女孩，是吗？”她那副天生的大嗓门好像在墙壁间回荡。“让我抱抱，萨拉。”

萨拉把孩子递给她，端起茶杯深深地喝了一口，“这正是我所要的，帕特。”

“刚才当那些该死的警察来抓迈克尔时，电灯突然灭了。詹金斯太太告诉我时，我笑得几乎尿裤子了。”

萨拉把眼光移向天花板，“噢，帕特，求你别再提了。”

医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喝了那杯茶。“好极了，真是雪中送炭。现在我该走了，萨拉，别下床，直到我说没事了才可以。我为你缝了好些针，如果一出血，你就让孩子来叫我，好吗？”

“我会的，马丁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”

“那好，明天见，再见！”

他走出房，下了楼梯，当来到楼梯口，见玛蒂尔德在那等着他，并伸出一只手来，他将一张十先令的钞票塞进了她的手心上。

“谢谢你，玛蒂尔德，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，医生。”

她关上了前门。医生走下长长的通向大街的石阶，看见他那辆越野 90 型汽车，这是他的骄傲和快乐。结果发现挡风玻璃上少了一个刮水器。他本该知道在兰卡斯特街，这事一定会发生的。

“小崽子。”

他上车，开走了。1950 年 5 月 2 日，他使毛拉·莱恩降临到人间。

## 第二章

1953年

萨拉环视了一下厨房，一种满足感传遍全身。这儿的一切看起来都很美，她心满意足地深深吸了一口气。这些年来，她从没感觉过这么幸福，桌上摆满食物：火鸡、汉堡包，一大片牛肉。一切都精心准备好，只等着进烤炉了。厨房充满了百果馅饼的香味，香肠卷在烤炉里烤得金黄酥脆。

突然楼上传来了东西掉地的巨响，把她从幻想中惊醒。她嘴角挂着一丝狞笑地走过去，打开厨房门，拼命大声喊：“我总是警告你们，再来一声，我就会上楼扒你们屁股的皮！”

她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，忍住笑，当确信孩子们都躺在床上，才又回去继续干，还轻轻地哼起小调。当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：把厚厚的猪肉条放在火鸡上后，她从桌边倒退两步欣赏起自己的杰作。然后从炉床上拾起火钳，往火炉后面拍几下，不一会就听见劈劈啪啪的响声。她又到水池那儿灌满一壶水再将它放在煤气炉上。水开时正好听见后门打开，她把头探进洗涤室里，见好友帕特正在跺掉鞋上的雪。

“进来，帕特，我已烧好开水了。”

帕特进入厨房，随便坐在炉边的一张安乐椅上，她朝厨房环视了一周，印象很好。

“老天！你今年的食物准备很充足。”

她的话音暗示着一点嫉妒。萨拉把热气腾腾的开水倒入水壶，朝朋友笑了。



“这全都是迈克尔今早拿回来的。当我看到这些东西时简直不敢相信。有糖果、饼干、还有干果和水果。他真是好孩子。”

帕特点点头，心里在盘算所有这些东西要值很多钱啊。她意识到这样说迈克尔确实对。如果在莱恩斯面包房或黑猫工厂工作是绝对买不起这些的。

“每个孩子都有一份礼物。”萨拉不停地聊着，显得很兴奋，根本没意识到这会引来帕特的敌视。她把茶倒入两个厚厚的白茶缸里，一杯递给朋友。然后用抹布垫在手上打开烤炉，拿出烤好的百果馅饼和香肠卷，将它们放到火炉上端，又将火鸡放进烤炉。她的动作又快又果断。最后她直起腰，拿起围裙边擦擦前额。尔后，来到碗柜，打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包裹，递给帕特。

“我差点忘了！圣诞节快乐！”

帕特·约翰斯通接过包裹，把它放在大腿上，以一种不安的眼神看着萨拉的脸。

“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，萨拉……我没有钱。”

萨拉没接话茬，“得，别说了，打开它看看。”

帕特慢慢地拆开牛皮纸，惊讶得手捂着嘴，连说话声音都发颤了。

“噢，萨拉！噢，这太美了……”

萨拉轻轻地拍着朋友的肩。

“我知道你会喜欢的！”

帕特从包装袋里抽出一件白色的宽松上衣，她把这柔软质地的东西贴在脸颊上，擦来擦去。

“这摸起来很像真丝。”

“就是真丝。我一看见它，就知道是该送给你的。”

帕特过去认为可怕的一切涌进她的脑海。几个月来，她对